

逃亡的狂徒 枷锁的敌人
人生比画布更浓墨重彩

巨匠卡拉瓦乔 Caravaggio
放荡不羁的一生

巨匠卡拉瓦乔

放荡不羁的一生

〔美国〕弗朗辛·普罗斯 著

郭红英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巨匠卡拉瓦乔：放荡不羁的一生 / 普罗斯 (Prose, F.) 著；
郭红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6

(历史坐标)

书名原文：Caravaggio: Painter of Miracles

ISBN 978-7-5447-3729-6

I. ①巨… II. ①普… ②郭… III. ①卡拉瓦乔，
M.M.D (1571~1610) —传记 IV. ①K835.46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57005号

CARAVAGGIO by Francine Prose

Copyright © 2005, Francine Pro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minent Lives,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Phoenix-Power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101号

书 名 巨匠卡拉瓦乔：放荡不羁的一生

作 者 [美国] 弗朗辛·普罗斯

译 者 郭红英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廉晓娅

原文出版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9

彩 插 36

字 数 78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729-6

定 价 28.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他死于 1610 年的夏天，时年 39 岁。在他人生的最后四年，他一直四处流亡，疲于奔命。即使睡觉时，他也穿戴得整整齐齐，身边放着匕首。他总是认为仇敌在逼近并意图杀死自己。

在罗马时，他由于在决斗中刺死了人而被通缉，而这场决斗据说是起因于一次网球比赛的赌博。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身陷法律纠纷了。他曾因为诽谤罪而被控告，由于无证携带武器而被捕，还因为把一盘子洋蓐扔在了侍者的脸上而被起诉，诸如此类的事使他不断地被拘禁。他甚至还因为向警察扔石头，冒犯了两名妇女，骚扰以前的一个女房东，打伤了一名监狱警卫等等事情受到过指控。他同时期的人都把他描述为一个喜怒无常、脾气暴躁且充满暴力的人。

米开朗基罗·梅里西，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卡拉瓦乔，是罗马当时炙手可热、受人追捧且收入极高的画家。但是这

次即使是他颇具影响力的赞助者也不能帮他摆脱谋杀的指控。事发后，他逃到了城外的山上，然后来到了帕莱斯特里纳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在那里他本可以安全地生活在他的赞助者科隆纳家族^①的保护下，因为这里在罗马教皇的管辖范围之外。但是这种田园式的小镇生活对于卡拉瓦乔来说似乎是太单调了。与之相比，他更怀念罗马战神广场的混乱生活——那些小酒馆、妓院甚至街头群殴，当然对于他说来说最重要的是与其他同辈艺术家之间激烈的、能给人带来活力的竞争——尽管大部分艺术家是他根本瞧不起的。

在罗马，他抓住一切机会——即使是不得当、不合适的——来批评他同时期的艺术家，来宣扬他自己关于艺术的真正目的的观点。他狂热地坚信自己的观点，正是这种观点导致了他的怪僻行径，使他从富有到流浪直至最后自我毁灭的急剧堕落。回顾他的一生，他蔑视一切及毫无耐性的个性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饱受挫折的天才，他的身边充斥了大量糟糕的、受人欢迎、获利颇丰甚至受人尊敬的艺术。

在逃亡期间，他几乎一直坚持不断地作画。尽管面对巨大的压力及不断变动的作画环境——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他的作品变得更加野心勃勃、色调阴郁，并且有更深的暗影部分。在他犯下谋杀罪的几个月后，他出现在了那不勒斯，在那里

^① 科隆纳家族 (Colonna family) 是古老且显赫的意大利贵族家庭，可追溯到12世纪，其原籍在罗马附近的科隆纳镇，家族姓氏由此而来，历史上曾出过一个教皇和许多枢机主教以及其他政治领导人。

他完成了两幅主要的祭坛画及几幅小点儿的油画。但是他再一次地开始烦躁不安起来。也许是因为他一直被追踪，也许这一切只是他的想象。但不管怎么样，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个城市。

过去，他曾向他以前的雇主及后来的竞争对手——朱塞佩·切萨里（阿尔皮诺骑士）挑起决斗。骑士回复他说，尽管他非常愿意和他决斗，但是他作为马耳他骑士的身份不允许他与比自己身份低的非骑士的人进行那种无意义的街头打斗。现在，因为卡拉瓦乔正在想离开那不勒斯后去哪里的问题，很有可能正是骑士曾经的侮辱促使他决定坐船去了马耳他。他想成为一名马耳他骑士，他渴望加入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①——一个遵奉修道士的清贫与贞洁的誓言并发誓要忠诚于基督教信仰的骑士团体。也有可能是他听说了马耳他骑士们在找寻一名画家来装饰瓦莱塔^②的圣约翰大教堂^③以后才前往马耳他的。

从马耳他开始，他的经历陷入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贯穿了他逃出罗马后的流亡生涯。由于他的声名早已远播，也由于他与马耳他骑士团首领的密切关系，他受到了当地贵族

① 全称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又名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成立于1099年，后演变成马耳他骑士团，成为联合国观察员的“准国家”组织持续至今，是最为古老的天主教修道骑士会之一，历史上著名的三大骑士团之一。

② 马耳他首都。

③ 原称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女修道院教堂，建于1573年至1578年，以圣约翰骑士团的守护神命名，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教堂之一。

们的热烈欢迎，并接到了很多有威望的人的作画委托。才华横溢的他充满激情地作画。受到崇尚自然主义的信仰驱使，他雇佣了人物模特并让他们摆出戏剧性的造型来重现《新约全书》里的及早期基督教殉教者们的生死的场景。一直以来，他总是用一种超出艺术常规的新奇方式来重塑这些场景。这样的方式为圣经故事直接注入了活力并能引起观者的共鸣，使观者立刻对他们所看到的受难及拯救的场景深刻理解且深深信服。通常在他的赞助者做出反应前，人们就对他的作品反响强烈了——这些杰作既不是用原色，也不是用明亮的色彩来展现圣人的圣洁及天堂的绚烂，而是以类似于他们居住的布满了灰尘的街道、黑暗的屋子为背景。

不可避免地，他的作品被广泛地争议，其中有狂热的钦慕者，也有嫉恨者。他的作画薪酬也随着名声而与日俱增。在等待着能够让他重返罗马的赦免的流亡期间，他找到了一种生存之道，既可以养活自己，又可练习提高自己的画技，而且不受他所依赖的慷慨的资助者及令人心烦意乱的罗马阴谋的影响。随后，好像也是不可避免地，又出了问题了。

在瓦莱塔，他成功地被任命为了马耳他骑士——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种荣誉大部分只会授予贵族的后代。毫无疑问，他的任命多少都和罗马的支持者的影响力及他曾经为骑士团首领阿罗夫·德·维格纳科特画过精美的画像有关。但是再一次地，这位艺术家的状况发生了突然而戏剧

性的转变，因为他刺伤了一位地位比他高的骑士，结果他被捕入狱，进了臭名昭著的瓦莱塔圣天使城堡戒备森严的堡垒。

卡拉瓦乔逃了出来。他认为在追捕他的人中，不仅有罗马教皇的手下，而且还有一群急于复仇的马耳他骑士，因为他们的军事法律的荣耀被严重冒犯了。他仓皇地逃到了西西里。在锡拉库萨^①，他和马里奥·明尼蒂相聚了。马里奥·明尼蒂是卡拉瓦乔的亲密朋友及艺术伙伴，在罗马时，他一直和卡拉瓦乔住在一起并给他当过模特。在锡拉库萨逗留期间，卡拉瓦乔为殉教者圣露西修女^②的埋葬地圣露西亚教堂画了一幅画，名为《圣露西的葬礼》(*The Burial of Saint Lucy*)。

在1608至1609年的冬天，他离开锡拉库萨去了墨西拿。一到达墨西拿，他立刻就接到了一份要求他画《拉撒路的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Lazarus*)的委托任务。据一位早期的传记作者所说，卡拉瓦乔毁掉了这幅画的第一版，因为他觉得那些愚蠢的乡人（这些人现在是他主要的支持者）不能够欣赏。后来他又重新画了那幅画，应该是在同一批模特的协助之下，他雇用了当地的人抬着一具尸体来帮助他作画，而那具尸体便是画中死去的拉撒路的原型。随后他又陷入了和当地一名教师的争斗中，这名教师指控他太过于专注地盯着

① 锡拉库萨 (Syracuse)，又译叙拉古，是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一座古城，由古希腊科林斯的殖民者于公元前734年建立。

② 圣露西 (Saint Lucy，283—304)，又称圣露西亚 (Saint Lucia)，是一位年轻富有的基督教殉道者，盲者的主保圣人。

年轻的男学生。于是卡拉瓦乔离开墨西拿去了巴勒莫。在巴勒莫时，他画了一幅《耶稣诞生图》，可惜此画后来在一场地震中被毁了。

离开巴勒莫后，他又回到了那不勒斯。在那里，在一家小酒馆的打斗中他受了重伤——但是传闻说他被杀死了。他的面部被割伤得非常严重以至于几乎难以辨认。据推测，这次袭击事件是卡拉瓦乔来自马耳他的宿敌所策划的。在康复期间，他就开始创作一系列小幅的油画，这些油画是专门画给为他的案子陈述案情的一些有权势的罗马朋友。终于，他接到消息说关于 1606 年的谋杀案他被给予了官方的赦免。

他随身带了几幅画，坐船启程前往罗马。但是在途中他遭遇到了一个偶然事件——最后却成了灾难。在当时处于西班牙管辖下的托斯卡纳港，他所坐的船被扣押了，而卡拉瓦乔可能是被误认为他人，所以被带去审问。涨潮时，没等他回来船就开走了。

两天后，他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疾病缠身（可能是疟疾）的他既愤慨又绝望，可能还有点精神紊乱。他决定去追赶带走了他全部财产和画作的船。尽管没有追上船，他下决心要沿着滚烫的海岸一路走着去追赶那已经远去的船。他一直走到了埃尔科莱港口，终于病倒了，并且由于高热死在了由圣赛巴斯提阿诺兄弟开办的小医院里。

没几天，关于他死亡的消息就传遍了罗马。最开始只是

谣传，最后得到了证实——他确实死在了埃尔科莱港口，而且在他死前他得到了罗马教皇的赦免。卡塞塔的主教立刻被派去追踪卡拉瓦乔遗失的画作。其中的一幅《施洗者圣约翰》(*Saint John the Baptist*)在那不勒斯被发现——现保存在罗马的波各赛美术馆。

似乎是很巧合，他的画作在经历了最后那些不幸的日子、时光与判决后，在最后的旅途中被保存了下来。历史证明，这最后不幸的转折事件事实上是对未来的一种预示，预示着卡拉瓦乔艺术作品的生命力要比他本人那暴力且戏剧般的人生更持久。

然而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征兆一直没有变为现实。对于他道德败坏的质疑源源不断，这导致了其作品得不到有效的保存。三百多年以来，他的作品都被人藐视或直接忽视。一个早期的传记作家乔万尼·皮尔诺·贝洛里^①完全是通过自己的评价给后世的批评家们树立了一个范例。他批评卡拉瓦乔的作品是“没有任何艺术价值的效仿之作”，不仅“玷污了艺术的崇高”而且“贬低了美好的事物”。他还写道，卡拉瓦乔“粗野十足，既没有创意，又毫无构思，更不具备任何的绘画知识。只要模特从他的眼前消失，他的大脑就会是一片空白”。

① 乔万尼·贝洛里 (Giovanni Bellori, 1615—1696)，意大利艺术评论家。

据尼古拉斯·普桑^①的朋友，传记作家安德烈·菲力宾称，普桑根本就瞧不起卡拉瓦乔，还说“卡拉瓦乔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毁灭绘画的”。因为在卡拉瓦乔绘画时，他描绘妓女、罪犯及普通劳动者，这些人有着粗糙的手和肮脏的脚。而这一切都与普桑最基本的艺术观相悖。普桑认为艺术就是要展现一种理想的美丽、完美的比例及典雅的端庄。而且，卡拉瓦乔一直坚持不打底稿直接在画布上作画的理念也与普桑的观点截然相反——普桑坚持画家作画前一定要精心计划并且仔细地打底稿。在1789年，历史学家路易吉·兰齐^②写道，卡拉瓦乔的人物“唯一能让人称道的就是他们的粗俗”；在维多利亚时代，约翰·拉斯金^③把卡拉瓦乔归类为“堕落的崇拜者”。

令人吃惊的是，这种不公正的评价一直盛行，直到最近——20世纪50年代——才被推翻。20世纪50年代，在米兰举行的一场大型的画展才让世界明白，一位这么伟大的画家长久以来一直被大家忽视了。当我们意识到下面这一切以后，也就不那么吃惊了。卡拉瓦乔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异类。他宛如一个来自未来的访客，偶然着陆在这条艺术时间线上。他是一个无视并重新界定了他那个时代艺术常规的

① 尼古拉斯·普桑 (Nicolas Poussin, 1594—1665)，17世纪法国巴洛克时期重要画家，但属于古典主义画派，是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阿卡迪亚的牧人》为其代表作。

② 路易吉·兰齐 (Luigi Lanzi, 1732—1810)，意大利艺术史学家。

③ 约翰·拉斯金 (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作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

画家，是一个大量借鉴先人画家的精髓却又有自己作画原则的画家。他宣称自己只对大自然、对自己周遭的街头巷尾里的生活及残酷的现实感兴趣。卡拉瓦乔是一个超乎寻常的现代画家，他被迫耐心等待着社会发展得和他一样现代。

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作品十分受人欢迎，以至于在观看时很难单独在他的画作前停留很久。在欧美的博物馆以及收藏了他的油画及祭坛画的意大利教堂里，只要跟随着人群，你就会很容易找到卡拉瓦乔的作品。

* * *

在一个普通的冬日清晨，几十个人聚集在罗马的圣王路易教堂的康塔热里礼拜堂里。礼拜堂的一面墙上挂着卡拉瓦乔的《圣马太蒙召》(*The Calling of Saint Matthew*)。对面的墙上是他画的《圣马太殉难》(*The Martyrdom of Saint Matthew*)，描绘了年老的圣徒在祭坛的台阶上被杀害的场景，画中他被半裸的行刑人抓着，即将被一把剑刺入胸膛。在这两幅画之间的是卡拉瓦乔的《圣马太的灵感》(*The Inspiration of Saint Matthew*)。这幅画面上的圣徒与在旁边画作上被清晰描绘的惨死的圣徒是同一个。在这幅画里，他先是跪在一个凳子旁，专心地书写。随后只见他从手稿上转过头去看一个在半空中悬浮着的天使。天使正盘旋在他的

肩头，指点或提醒他《福音书》里的内容。

这个时候，一个英国导游在向一大群烦躁不安的游客讲解《圣马太蒙召》。她解释说这个作品取材于《圣经·马可福音》中的一节：“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于是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①导游提醒游客们特别留意画中从右边射入的一道金色的阳光，而这边正站着耶稣及一名门徒（据推测可能是圣彼得）。她建议游客们仔细欣赏当耶稣伸出手指着马太时，光线是如何照在他的手上的。而马太此时探询地指着自已，很明显地，也带着敬畏及惊喜之情。

在画中的左半边，桌子旁坐着三个年轻人。其中两个是衣着优雅的侍从，头上戴着插有羽毛的帽子，他们一副漠然又愚蠢的表情，漫不经心地望着耶稣。第三个男孩正盯着桌子上的硬币并把它朝自己身边归拢。还有一个戴眼镜穿着皮领外套的老人斜倚在马太的右肩上。

导游又建议大家仔细留意耶稣的手势，它让人想起了西斯廷教堂^②里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Creation of Adam*）这幅画中上帝的手势。她还提醒游客说这是卡拉瓦乔得到的第一个主要的公开的宗教画委托。但是到了这时即使是最顺

^① 见《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

^② 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位于梵蒂冈，始建于1445年，由教皇西斯都四世发起创建，教堂名即来源于其名“西斯都”（Sixtus）。以米开朗基罗所绘穹顶画《创世纪》及壁画《最后的审判》而闻名。

从的游客也早就不听她的讲解了。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听她所讲的内容，画作本身的神奇力量早已湮没了她的声音。

因为事实上，即使我们对于艺术史、卡拉瓦乔甚至《新约全书》都不甚了解，我们也有可能理解这幅画作。没有那些知识，我们也能够理解卡拉瓦乔在向我们展示：一个人的生命被完全转变的时刻——这个时刻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比如这一刻结束后，利未就变成了马太，他将步入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于他即将离开的账房世界^①。当马太指着自己时——耶稣真的是在指他吗？——他内心凭直觉可能已经感觉到了，他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来血淋淋的残酷的殉道。如果他站在我们所站的位置，他可能看到康塔热里礼拜堂的密闭空间正展示着他的未来。

除非你靠近卡拉瓦乔的一幅作品去仔细看他的笔触，否则你会很容易忘记你在看的只是油画和颜料。在康塔热里礼拜堂里想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一旦停止朝灯光机器里投币，就会陷入一片黑暗。尽管你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也不行。这真的是一种遗憾，因为他的作品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使颜料和油画精确地传达他想表达的东西——看似矛盾的平凡的奇迹，而且，这些奇迹不仅发生在头顶光环、身穿长袍的圣人和圣徒身上，不仅发生在飘浮在天空的被轻柔

^① 马太原为迦百农的一名税吏，在税关见耶稣后皈依耶稣，被耶稣任命为十二使徒之一，据传为《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可福音》与《路加福音》都曾提及耶稣收税吏这件事，但税吏名为利未，可能是同一人。

云彩环绕的人物身上，还发生在面目熟悉的人以及和我们一样有困惑、痛苦和恐惧的人身上。卡拉瓦乔通过他的画作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看到的是有血有肉的人类，从而强调了基督、他的门徒、圣母和抹大拉的人性。

卡拉瓦乔与他同时代和比他稍晚的艺术家——比如普桑——不一样。他从不让我们去想象我们看到的是圣经或神话人物。相反，他提醒我们，我们看到的是模特，他们被戏剧性的灯光照射，并长时间地摆着十分不舒服的姿势，以便画家能画下那个时刻。当普桑说卡拉瓦乔的使命是毁灭绘画时，他话中的真正含义也正是卡拉瓦乔决心阐明的：他是在绘画。

不需要借助任何来自远古和外域文化的解释，卡拉瓦乔就能够直接地向我们表达他的思想。他的表达清晰而强烈，且充满了感情。尽管我们只是凭直觉感受到他所要阐释的东西，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理解。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评判，他的作品都是美的，除了约翰·拉斯金和其他一些批评家，他们认为他的作品粗俗低级而对其大肆批判。然而，我们也是直到最近才学会接受这种非传统美的艺术观点，学会接受粗糙、怪僻及令人震惊的艺术。我们也学会了接纳这种艺术，它忠实于受难以及神学的本质，忠实于一幅画创作的方式，忠实于人的本性，忠实于艺术的本质。

为什么饱受压抑且十分拘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会对这样一个画家惊恐万分呢？这是因为卡拉瓦乔用一种毫不畏

惧的方式表现了性与死亡，这两者完全把我们当成木偶一样操控。或者为什么像拉斯金一样的批评家也会对他心生恐惧？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这个艺术家表达出了一种观点，即人们只要有机会就会有意无意地折磨彼此。他还表达了生命的悲哀——首先是年轻，雄心勃勃，意图征服世界，然后就是衰老，病弱，受难及死亡。即使，或许尤其是现在我们还都不能适应这种不带任何感情的怜悯。

如果回顾卡拉瓦乔流星般的短暂生涯，仔细按照时间顺序研究他的画作，你会发现他选的模特的年龄在和他一道增长。他总是在画作中插入自己的肖像——他黝黑、粗犷且暴戾的脸及日益长满皱纹的额头，以至于几个世纪以后，我们还可以追踪他脸上被岁月刻下的每一个伤疤和坑洼。他的肖像一会儿出现在一个目睹了圣徒被谋杀的人脸上，一会儿又出现在了被大卫提在手上的巨人歌利亚的头颅上（大卫小心翼翼地伸长胳膊提着巨人的头颅，以使它远离自己美丽的身体）。

世界需要成熟起来，需要从十八世纪的端庄及维多利亚时代的拘谨中成熟起来。这样才能接受卡拉瓦乔画作中的性，它的表现形式既大胆又私密。值得关注的是，在一个我们的敏锐力被罗伯特·梅普尔索普^①这样的艺术家磨炼得既敏锐又迟钝的时代，卡拉瓦乔的画作大受欢迎。罗伯特热衷于正

^① 罗伯特·梅普尔索普 (Robert Mapplethorpe, 1946—1989)，美国摄影家，拍摄了不少有争议的黑白照片。

统的美及静止的美，他短暂的戏剧般的生涯使他和卡拉瓦乔一样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象征。要想理解并热爱卡拉瓦乔，我们必须学会接受一个前提，那就是天使与恶魔，性、暴力与上帝是可以轻易（却不是平静地）存在于同一个戏剧场景中，同一幅油画中，同一个画家身上的。

这些矛盾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卡拉瓦乔几乎满足了每一种关于艺术家个性的观点与陈词滥调。因此据我们所知，天才就是一个被拉扯、撕裂且分散到四面八方的灵魂；这灵魂努力去平衡诱惑的欲望及犯罪的冲动，权衡被认可的渴望及被监禁的恐惧，努力去调整怜悯与憎恨、绝望与超越。几位写关于卡拉瓦乔传记的早期的作者在勉为其难地赞美他艺术的同时，又指责他糟糕透顶的行为，并对他出了名的坏个性敬而远之。直到最近，批评家们仍积极地做出努力想要把一个恶魔和一个天使般流芳百世的艺术家的区别开来。

直到现在我们才承认，这两者我们都需要。通过卡拉瓦乔的生活，我们了解到了一个集罪人与圣人、街头流氓与殉道者、杀手和天才于一身的传奇。尽管羞于承认，但是在这个令人厌倦又不受宗教管辖的时代里，这种传奇也是我们所渴望及需求的。他的生活似乎是圣经般的，因为它凝缩了圣经的精髓——人的堕落，人的救赎，生命的永恒及持久。这一切都融进了一个个体，一个画家短暂的人生里。每次我们看他的画作，我们都会想到为什么我们仍然如此强烈地关心